

靜丞仁兄大人四旬誕辰誌慶

陳寶鋐

弟

關維恭

拜贈

孟昭龜

曾文正公全集

第一四五
正六冊

曾文正公書札卷十九

共 壹百壹拾陸本

覆沈中丞

一各軍在江者就弟見聞或昔時所見而近已改變或得自傳聞而實不相符如王德榜段起弟係咸豐六七年見之維時王最陋劣段亦平平故於玉山開餉一案決計商撤王軍厥後左帥咨畱則似必有可取者段則二年以來大洽輿情經閣下法眼明保想已迥異吳下阿蒙屈軍弟於十年春閒見之其人才短而有血性其營係次青親兵見仗頗多在信二年亦著成效故弟前緘獎許而不知其擾民召怨若此之甚王沐之爲人弟向不知本年二三月歷詢敝同縣帶勇諸公均有貶詞無褒語

撫州知府曾稟請將該營調開頃接其幫辦楊道治稟亦言王
沐接家眷來撫耗千餘金置營務於不問等語弟所聞如此尊
處耳目較近必更真切潯韓兩營戍撫似無不安之處弟實以
所見不眞不敢遙度凡斷非謙也此外又有陳伯陵所募之湘
勇兩營因餉項不繼呈請歸尊處調遣意在歸省局發餉該營
或亦在可造就之列可否調省或調撫州亦求酌定速行

一解米進京今年江西之力實做不到明年弟與閣下當竭力
辦之似可解銀至通泰一帶買米運至上海雇沙船放洋抵津
不必雇輪船也如果九洑洲克復卽在江西買米用民船運至
上海亦不滿兩月可到此事擬展至十月興辦如卓裁以爲可

行卽請飭司議詳挈銜會奏

一丁漕減征一案司詳甚妥惟此事由上司通行各縣終不如由各縣自行定議之可久已擬一示稿札稿另咨奉商核稿時恰接來示卽將廣信改爲三兩矣

一大奏保劾謹已讀悉弟去年亦思有所甄別具稿而未發中
有數員恰符合也教堂一案極難措手各路人心紛紛外向非
大力者殆難挽回湖州初三日失守聞殺人乃不過一二百賊
竄秦中多將軍已率全軍萬餘人入關矣

覆左中丞

甯波設守敵處竟無人可派坐輪舟由上海以去可期迅速然

十八萬兩可偶而不可常甯波比滬更遠其索價當不止於每
人二十金已也比又有甯波復陷之耗以太倉醉部之覆沒嘉
定洋兵之自退湖州初三之失守參伍觀之甯波殆難保守無
失且當置之度外自蕪湖太平克復後舍弟遽進金陵城外之
雨花台孤軍深入四面受敵多將軍因陝西事急除留十營守
廬州外馬步萬餘全數西援關中金陵圍師大單弟深以爲慮
前擬多軍南渡後弟當撥凱軍助閻下一臂之力今自顧不暇
彌增愧恧粵東釐務必須辦成皖江各軍乃有生理聞彼中豪
強包管一卡獲利極多歸官極少黃南翁好以財利餌人或可
搔著痒處弟亦有致勞辛帥一書鈔稿呈覽尊論人才惟好利

沒幹兩種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沒幹者決當
屏斥余大勝在貴處否已奏參革職必須勒令回營一肅紀綱
請派人押至敝處俾弟法令得行不過數月仍可送還尊處

覆姚秋浦

太平縣洋商一案只好將就了結近日凡關涉夷務者初則壯
於頗後則緘其口牽一髮而全神俱動往往不克自伸卽如去
歲十月禁止民船假張洋旗闖關一案至今思之不快又如江
西二月拆毀教堂一案京中責令賠修沈帥雖自請嚴議恐亦
尙非了義以此類推凡小事苟無大悖且以寬舒處之寶順洋
行暨韓商前文皆可置之不論昨定茶釐茶捐新章亦因奸商

挾借洋勢百計繞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懲姦宄故姑就彼所樂從者而立之制頃祁門史令具稟力辨逐條剖示閣下試取拙批閱之卽識鄙人微意矣江軍門來省面商弟許以六月出奏八月還蜀擬於奏後咨令裁撤舊營將來旋營另招新勇頃敝幕友蔣純卿述及良臣之意假滿後願赴鄂履任不願再帶勇防剿弟念蜀將死亡太多江公辛苦太久業經允許令純卿作函告之但須於六七兩月將各營陸續裁撤料理清楚乃可啟行如有應補之口糧請閣下於茶捐項下籌補如有應畱之營頭則交桂生接統仍請閣下會同江唐將應撤應畱各營先行開單見示其祁門一路卽咨調周軍門寬世駐防周與朱唐同

出李部多年至好三人必可相與有成也

致李後泉

前接覆書以粵東主客之間難期水乳欲敝處致緘聯絡頃已專函託勞辛帥主持其事耆帥則未致緘恐宿嫌已深非書所能道意也無太克復後舍弟遽進金陵屯駐雨花台孤軍深入四面受敵實爲可慮多帥全部援陝此外別無會攻金陵之人鮑軍圍剿甯國賊多地廣難遽得手湖州失後上海益形喫緊旬日未接少荃信懸系無已少彭來皖小住數日已囑其速回贛州與閣下趕緊入粵黃南翁更事最多善散財以結士心當請其綜攬大綱閣下以細意慰帖出之必臻妥善

致嚴渭春中丞

弟策雷鎮可了秦事匪特於賊勢兵力卜之亦於陝西民情卜之第二十年前曾過關中見其民間有純樸安土之風無從亂如歸之象必不至如江西湖北游民以被賊擄脅爲樂亦不似蜀民之囂然不靖馬融和以殘敗零匪入關不能不多擄良民如秦民均不樂從强者被擄格鬪弱者朝擄夕逃則賊燄易衰雷鎮必足了之第此乃弟之私心臆度不敢專執已見多公倘尚在鄂未發請以鄙說會議參詳也

覆袁午橋星使

來示意在引退而拳拳於我梁我苟囑弟預爲擘畫弟於五同

三日覆奏一疏具陳希菴之才足以綏定皖疆其力足以制服
苗黨請飭希菴專辦皖事其剿撫苗練亦聽希菴張弛權衡頤
奉密寄俞允計不久當有明發 諭旨至閣下告養之意敝
疏亦經覆陳及之前聞臨淮一席決將撤去曾專足減商台端
見幾而作旋見金陵似有可圖又專足減請少緩須臾今多公
業已援陝舍弟圍逼雨花台洪逆並不恆懼金陵已成持久之
局閣下自宜見幾引退乃得善始善終之道其臨淮替人仍以
希菴爲宜閣下去年薦希撫皖若今年舉伊自代當可不辱尊
命雖不必定駐臨淮而遵守蕭規維持補救自可熟商妥洽至
閣下累年并無儻事固當世賢者所共知共亮也

覆左中丞

公與侍逆一枝周旋日久近曰該逆技倆較之上年三月進乎退乎如再添忠逆一枝萃於尊處自度尚足禦之否劉培元新兵尙整齊可用否較之次青平江勇孰爲優劣甯波之克斷不可恃本曰奉十七曰寄諭飭兄與少荃派兵往守甯波昨見大咨已派史士良爲甯波道弟函請士良來皖一商大約舍帶兵由滬航海前去別無他法旣無雇輪船之鉅款又無實可用之勁兵如何下手魏質齋何曰可到能撥往甯波否英法調印度兵大舉助剿寄諭飭弟與閣下籌議覆奏弟於夷務向未諳究如何布置乃不致喧賓奪主卽乞詳示

覆李少荃中丞

正在懸盼疑慮之際得聞虹橋之捷喜慰何極從此上海穩固湘淮各勇可望練成勁旅洋人近曰氣象何如我軍足以自立固可使遠人讐服然渠自嘉定青浦敗退而吾能轉危爲安亦恐其惱羞成怒生出嫌隙古人言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言登科者須有一段謙光願閣下謙懷抑抑以待洋人並徧囑全軍勇敢勿自誇兵精吾輩心中有一分矜氣勇夫口中便有十分囂張不可不察 寄諭飭閣下迅至鎮江敵處奏明目下台駕斷不能移動滬上替人國藩心目中尚無其選上海餉源日涸閣下當一力肩任不可推於吳方伯身上月入若干應發若干

閣下一一親權緩急而出之仲遠索鄂餉甚急閣下宜傾誠懇告不聽則挺身與之爭執不宜使吳方伯任怨而閣下轉爲局外和解之人蹈近日督撫圓滑陋習也九舍弟孤軍深入濠牆堅固或可自立陝西賊回竄河南湖北多公援秦之師若可中止則會剿金陵大得機勢矣

覆李希菴中丞

玉體又有不適以閣下之澹然無欲而心境不甚舒暢似有淤血停滯於中作梅之言當有確見來函生意盎然書法亦清健無散漫之氣應占勿藥之喜厚菴到後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尤勝金丹矣舍弟在金陵營濠已就應可穩守厚帥在六安儘可

久住不必以前敵爲慮醫道精深雖古之聖神或有未達閣下
形緩而神急調養切戒欲速似以少服藥爲上策陝西之賊回
竄河南湖北多公或可不入秦中昨有獻策者言多軍宜專駐
河南先清中原再圖東下似亦有理閣下以爲何如

致李少荃中丞

欽奉五月十四日密寄有人呈遞一單臚列十二條糾參二

十員鑄鼎象姦窮形盡相其中得實者多而莫須有之案亦殊
不少茲鈔寄台端敬求就近訪查指示敝處耳目之隘眾所共
知全仗閣下周諭確查乃有端倪後又有殷詹事兆鏞在籍見
聞一摺與此呈略同另咨冰案亦懇逐條詳示弢甫兩次挂名

究竟在滬如何招搖乞示及吾嘗謂人才隨風氣爲轉移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兩次指斥之人似亦不能一一懲究擇其劣蹟尤著者嚴劾一二以儆其餘請細心察訪見告無漏吞舟而誅及蝦蟇也

覆李希菴中丞

午帥之事鄙意以閣下不必躬莅臨淮而可兼攬全局當五月三日覆奏之時不料玉恙復發則經手之件愈少愈妙也敝處戈什哈自臨淮歸者皆言午帥病體不輕又家有八旬以上之親軍無分毫可恃之餉值朝廷意倦之時恐信陵再以毀廢故作函以堅其退志臨淮一席不能不累閣下爲之料理惟貴

恙尙未康復不特不能赴臨淮亦不能遽往潁水而金陵會剿之說計秋冬尙不能去軍興以來每遇適意之時常有波折不知天心何日果厭亂耳病後不宜多用心除苗案外望一概不問

致左中丞

前緘商以魏質齋兵守甯波由安慶坐輪船前往是否可行想復書業已在途士良尙未到皖渠若不得楚軍挈之同行恐亦未宵航海而東也上海自五月二十一日大捷後人心大定賊黨亦退僞忠王不得逞於滬聞以全力來援金陵舍九弟孤軍深入重地旁無援應殊屬可慮希菴到六安後辦理苗事甚得

竊卻惟五月二十五六七等日每吐血四五十口雖醫者言脈象不惡然固可憂之症厚菴抵皖後卽赴六安省視希病將由舒城三河巢湖以赴金陵也

致嚴仙舫

自違德教十有餘年不謂海內大變幾有滄桑之感中聞驚濤迭作回首心悸今朝廷清明三奸破碎人心思治自是中興氣象然江濱雖薄有驅除而髮匪實數計尚不下六七十萬齊豫秦蜀滇黔之亂尚不在內遺民之脂膏已竭將帥之繼起無聞矯首長望未知天心何時果遂厭亂至弟頑陋無似自列戎行頻遭顛躡近乃謬居高位兼竊虛名一門之中屢被殊